



象山陸先生年譜卷下

門人袁燮李子愿傅子雲編集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先生五十二歲

先生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與姪孫濬書

云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

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人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不仁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

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繩物之心皆
不仁也此吉也此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於地臨君子以教思
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趨當與先
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為先
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
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臯夔同心同
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
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
之心勝其憎疾嫌惡乃為近正汝當以此言深
思毋忽其為已
曉則當有進益

三月二十六日與包敏道書

云私意與公理利

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毋
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掩也不可誣也

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管蠡
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
人之生也本
直豈不樂哉

夏五月作經德堂記

六月旱十三日石灣禱雨十六日謝雨

時羣禱
莫應鄉

人致請先生乃於青田石灣山頂為文禱于山
川方除壇之日陰雲交覆翌日致禱涼雨迎洒
旋而風雨連作十
六日復為文謝雨

秋八月二十六日作貴溪縣重修學記

略云風
俗之所

由來非一日也或覩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
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

寢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揜著便文飾說以規
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
俗必不可復至以為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
之時庠序之教亦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
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
行之事何至遠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
蔽說之所迷欲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久渝
考竟圖所以去之而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
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
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
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
謚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為士而託焉以自
恕安在其為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
訓炳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
祇以為蔽家藏其帙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

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
馳焉而舉世不以為非顧以為常士而有識是
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
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
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
聖君所願得而為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
所糾繫而顧不擇
所安決所鄉哉

與饒壽翁書

曰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

邪僻之念凡有繫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
者皆不得其正也此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
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
驗也宜深省痛鞭無遲回以自取湮沒
與郭邦逸書
略云教以大對一本充深降歎鑿
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

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背義為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辨則此義為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則善矣

與路彥彬書 略云切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云

作玉芝歌 靈華兮英英芝質兮蘭形瓊葩兮瑤實冰葉兮雪莖石室兮宛宛苔茵兮

菁菁陰長松之偃蹇帶飛瀑之淙琤實青端而黃表眇中藏而不矜匪自昭其明德羌無愧兮

能疇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

先生在山間方丈

春二月與劉伯協書 云切謂理勢二字當辨賓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

理則理為之主勢為之賓天下如此則為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為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為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為有道之人又內帖云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禮義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于利害間之語正謂此耳

三月三日與林叔虎書 略云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為學者道古之

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閔之
天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之間庸何
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計以歸親
舊家庭視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
喪未葬然更閱涉歷
此道益明不敢不勉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寺在象山之西北址隔溪之
山間先生往來必憇焉

夏六月作武陵縣學記

云彝倫在人維天所命
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

而克之聖哲之所以為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
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
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為愚
為不肖彝倫於是而斲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
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
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

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
里選月書季攷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
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
間所為切磋講明者何以舍是而他求哉所謂
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
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
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
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
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
謬事之始終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
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為蔽後世
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
窮年卒歲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非學之
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為本
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
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

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
大可必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此古人
之學也宰林叔甫

中澣作臨川簿廳壁記簿長季海

得旨疾速之任學者問荆門之政何先生曰必也正人心乎或勸先生之荆

門為委曲行道之計答曰仲虺言湯之德曰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道義後世賢
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
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於古人者
正在於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
禮義却只是利害有縣丞問赴任尚何時先生
曰比來為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即行丞
因言及虜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荆

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以行未免
少遲若以單騎却似某有所畏忌也

囑傳季魯居山講學先生將之荆門謂季魯曰是山繫子是賴其為我率

諸友日切磋之吾遠守小障不得為諸
友掃淨氛穢幸有季魯在願相依親近

秋七月四日啓行

十一日書贈陳晉卿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人所
不見此心昭然善推其所為克是心而已晉卿

名縮特為撫州學官

九月三日至荆門軍舟車所經見豐城王允文

祭文

略云南浦維舟徑浮彭蠡覽奇康廬濯纓
遺趾長淮以西野岸曠平撰杖西風或憇柴荆
桑棗蔭塗葭葦連汀笑談之間造微詣精黃鶴
入雲芳洲在目憑高傲古北轅
西輻薄于開藩霜萼破菊云

即日視事上謝表

縣吏以故例白內諸司務外諸

分日先生日安用是延見寮屬如朋友推心豁
然論事惟理是從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
得展其所懷辨爭利害於前太守惟默聽候其
是非既明乃從而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先生
教民如子弟雖賤吏走卒亦論以理義接賓受
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
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姦強暴皆得
之於無事之日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惟令

訢者自執狀以追以地遠近立限皆如期即日
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
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惟怙終不可
悔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及覆久之
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惟對辯求決亦有證
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
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甫旬日士民甚
愛敬受狀多只虛設嘗夜與寮屬坐吏白有老
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
其子為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寮屬難之先生
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
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
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
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
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
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

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
尤以為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
鄰保遽集捕獲不逸一人至是郡盜屏息制卿
洪俊子中昔為荆僉嘗曰先生之學精明政事
亦如之非近時學與議論且背馳其政者比一
日急報某處有賊幾十輩突至莫測先生笑曰
特販茶者經過何足慮又遣人密訪之果然今
已去矣俊問故先生曰此無他某之來也已熟
荆門之疆理且知鄰境所產某境有茶販之者
其境之人故經過某處而去耳俊敬謝曰不逮
又有鄉人甲乙相毆而乙被傷然未甚先生責
甲曰所爭甚微何遽傷彼今幸醫可痊若窮治
爾罪比屋之義於是益瘖甲當領乙歸家療之
食之平復日同出驗甲欣然奉令越旬時甲乙
俱詣太守之庭
拜謝感泣而去

與羅點春伯書

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

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即日
交割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
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
肅肅就職欲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
而憲臺未來審覆除此牢戶可閔寂矣自外視
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
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
里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脩者不少朝夕潛究
密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
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
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
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迺今尚有缺典如
臺諫侍從當有啓劄今皆未辦所恃羣賢必不
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

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資望
日隆宜在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廣向寒為國
愛保

與漕使薛象先叔似書

云此月三日抵二泉即
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

視諸事皆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行
人一榜亦吏呈舊比從之戶庭頗無壅塞事至
隨手決之頗無忤於人心是問元少訟訴今至
於無其血脉蓋有在號令刑政之表者惟兄能
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眾潛究密稽日不暇給
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賦亦以連年接送占壓頗
多卒未有還補之期考其實與言者殊不相應
元章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僅
五千緡耳歲入倚漿肆所以為來歲資者又當
取諸其中軍資庫尤為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

為然不為樽節則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
日之大弊比閱邸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屬郡
之幸幸少安以惠重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
接兵吏各有借請義勇又適秋閱見逐兵吏又
有未請衣服會慶聖節吏以儀式諸物弊壞舉
陳當修所不敢忽子城輒工費日取於軍資又
創東嶽廟工纔半諸庫日支卒多於所入會計
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為之所荆門歲輸馬草錢
二十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都錢物庫交納
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繫三分輸
納銅錢本軍比年繫行使鐵錢地分令禁日嚴
無得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渚兌換銅錢
所費頗多今欲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
為幸此問形勢正宜積粟聚兵前此諸人乃未
及講求張帥有意為城於此元善聞有分戍之
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城見劉宰言元

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相之子城次第秋閱畢便發手為之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與漕使書論民間疾苦

略云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

稅錢役錢等令民戶分數納銅錢民以重困其一是坊場買名錢須納錢買名入戶亦困於此然買名錢須聞於朝與倉臺乃可至如稅錢役錢筭納銅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請而盡罷之今歲計方窘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納銅錢於郡計亦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為制事以義乃當然耳

新築城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

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隋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數千強壯可用而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功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五千而土工畢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至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纜費緡錢三萬

郡學貢院及客館官舍眾役竝興

初習俗惰人以執役為恥

吏惟好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

革稅務之弊

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
於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
然後至務惟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
而取入之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推杜姦弊而門
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關議所以
防姦列郡行之以為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
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
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巨商已
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
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
莫不以手加額誓以無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
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
大害不可不報德稅
收增倍酒課亦如之

革弊政

荆門故用銅錢以近邊以鐵錢易之而
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
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
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却
吏亦貧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
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稟給之

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

春正月十三日先生帥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以

代故事設醮

上元設醮黃堂其說曰為民祈福
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
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為之泣有講義仍

書河圖八卦之象洛書九疇之數于後以曉後
學更定圖書與今世所傳者不同所以復古圖
書之舊也先生未及著書發明
後學傳季魯作釋義以明之

二十四日與姪煥之書

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

之外百姓聽講者不過五六百人以不曾告戒
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信者又在言語之
外也此間不復掛放狀牌人有訴事不拘早晚
接受雖入夜未閉門時亦有來訴者多立遣之
壓服而去見
客亦無時

二月九日夜郡火災與鄧文範書

云某在此士

為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夜宅堂有回祿之
災大屋十餘間頃刻成燼私居行李幾為一空

幸不曾延燒官府文書印記等無毫髮損失骨
肉間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旬
日乃定然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循二子
與姪孫濬當火起時頗見力量他日或可望第
目今二子終未肯進學耳是間民亦相安士人
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內盜賊絕少有則立
獲訟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
年之訟皆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
有築城造屋之役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
頗費調度近以商稅丐額之甚遂自料理頗有
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為者始至即修煙火保伍
賊盜之少多賴其力近忽有劫盜九人劫南境
村中軟堰寺長生庫遲明為煙火隊所捕敵殺
一人中軟堰寺長生庫遲明為煙火隊所捕敵殺
今亦可恃凡事
薛漕必能言之

與吳仲時書

云某到此將五月訟日益少庭中真可張羅士民相安田畝間巷熙

熙如也而區區獨無少暇有憂勞之實而人不見其形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去冬妄意築子城幸天氣人心相會不兩旬而土工畢今方包砌得一角形勢頗壯而復輟皆懼費廣役久而難成前日之役乃呼舞爭應故其功亟就而費亦省也

閱武

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

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後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它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它郡所無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

上廟堂劄子乞撥常平銀助城費

略云荆門素無城壁某去

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脩築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小壘縣簿會計用甄包砌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為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副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為無窮之利

與章茂獻論築城書

略云有當控告廟堂者敢

去冬脩築子城適值天氣晴霽民心悅澤此邦士女未嘗識遠村僻塢携持來觀自臘至今踵繫不絕

答羅田宰吳斗南書論太玄

略云易古經為貺喜知雅志今世之

所謂撰著之法皆襲揚子雲之謬而千有餘年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太玄錯亂著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秦漢以來胡虜疆盛以至于今尚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玄以言易重可歎也

作監獄兄庸齋墓表

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

云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即附狀致謝

其後聞千騎西去相望益遠無從致聞近幸幼安經由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並流士民化服甚慰某憂苦之餘疾病益侵形神俱瘁非復昔時歸來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期年不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李大來此備見本末必能具言也渠欲為從戎之計因走門下撥冗附

此未暇佗及正遠切祈為道自重以幸學者彼中頗有好學者否峽州郭文著書頗多悉見之否其論易數頗詳不知尊意以為何如也近著幸示一二有委併及

與總卿張體仁元善書

略云敝邑兩令皆賢教官時有裨補自僉判以

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拙者不過扶持勸勉使其善志不替有加庶幾蒙成以免矣今農賈安恬吏卒抑畏盜賊衰息作則輒獲訟牒之少乃至曠旬械笞塵委五刑植立試用希闊用必聚觀此豈迂拙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

答倉使書

末云此來訟牒益寡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

荆門府帥以先生政績上薦先生與書

云備數屬壘條

忽閱半祀粗僅守職未敢曠敗無非大府之賜
尺牋闕焉不干記史是猶陟嵩華而忘山冰江
湖而忘水揆之常情宜獲罪矣比得邸吏別報
乃知姓名首塵薦劾所以獎借之辭寵甚聞之
場然弗稱是懼治古公道還於盛世前輩典刑
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志勉竭駑朽斯無負於
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累門下職事所
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稟劄慮勤聽覽
且恃照臨之密邇皆缺弗致今受
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答章茂獻書

云其承乏于此慄焉朝夕祈于斯
民則若航海問巷熙恬訟爭衰息

相安相向不替有加同官協力舉無異志職事
過從無非講習或者指是以為效績區區之懷
方有大懼兵家言射謂鏃不至指同於無矢今
學計者求鏃之至指良不易致孟子曰掘井九

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
十言末路之難也知不至雖弗畔不足賴也治
不至雖不亂不足傳也服膺典訓何敢二心至
其縣薄弗克自致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亦安敢
徂饑渴之飲食苟以自恕教其不知圖
其不逮力提而申策之是所望於同志

禱雨

先生每有禱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東山
禱雨文云季春之月以不雨之久為壇西

山之巔以致其禱靈應響答沛然為霖上泉取
水文云是月六日於蒙泉山頂為壇致禱十有
二日又於東山望壇申致厥請自六日之期有
雲油然有雨沛然東山刑鵝文云七月庚辰致
禱之後境內
每有雨澤

與章帥書

云今旱勢可畏弊邑六日致禱雖未
甚得霽霽朝暮致敬祠官未嘗不沾

濕也既望之朝率郡官迎致上泉
復冒雨而歸及今陰雨無曠日

八月答張帥書

北來得雨無不沾足但次第有
過多之患十三日天陰與僉判

教授知縣各以一馬數卒行視田間苗甚秀發
水皆盈溢陸地耕種粟豆者多稔其中自有餘矣

秋七月薦屬縣二宰併自劾狀

時姦民楊彥翼
萬九成素號論

官社楊景春尤甚先生以其世惡奏乞施行因
以自劾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

辨嚴後世有流品之
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贈劉季蒙

云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
為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崇之迷

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
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

與伯兄致政書

云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無
彼已之間至其世末德衰然後

有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為

太甲卒為商太宗追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
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為中

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
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

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太公昭至信適足以附
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大量徑而寡失後世
人君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為

小人以小人為君子者寸寸而度之銖銖而稱
之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

可勝誅之罪
况今之人乎

冬十二月六日與姪麟之書

未云此間風俗旬日侵覺變易形見

大槩是非善惡處明人無貴賤皆向善氣質不美者亦革面正所謂脉不病雖瘠不害近來吏卒多貧而有窮快活之說

初七日丙午先生疾十一日庚戌禱雪

郡僚問疾因言

冬暖盍祈雪乃命倪巨川濟甫畫乾卦揭之黃堂設香花翌早迎往蒙泉取水歸安奉而風雪遽興辛亥日雪驟降先是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歿女兄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柰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寮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

香家事亦不掛齒雪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却之自是不復言

十四日癸丑日中先生卒郡屬棺歛哭泣哀甚

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僉判洪伋率寮屬祭文

略云

斯道龐洪克塞兩儀孔孟既沒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矚矚惟時先覺云云

學錄黃嶽祭文

略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

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憂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欽等祭文

云刺史以詩書為政待邦人如子弟百姓安之何遽驚哲

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周孔之學方將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非我民得以私之也歛此大惠施於一邦近者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憖遺而奪我父師之速也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况賢刺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真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將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張森祭文

略云惟公學古之經行通於天淵源之漸伊孟之傳自本

自根即聞即見見之躬行死守不變德業培深我事我夔用之斯世舍公其誰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

略云儒者之學入孝出悌人言江西陸氏兄弟

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門如古循吏有脩其綆汲深未既有恢其規游刃餘地同流滔滔

壽考且遂豈伊斯人而俾憔悴云云

江淮總領鄭湜祭文

略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公深造志其緒餘謂心

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察

湖南漕豐誼祭文

略云公稟正氣早以道鳴叱呵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朱元晦聞計帥門人往寺中為位哭

紹熙四年癸丑春正月二孤護先生柩歸沿途弔

哭致祭者甚眾三月至家鄂州教授許中應祭

文

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卑不間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一何名世之稀

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魯參之皜皜而諛
淫邪遁不能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免隨揣摩
之形似困聞見之支離雖勉強以力行徒爾增
附益之私公以間氣而自得師燭乎大天淵之
無際洞乎微芒芴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委
鼎鼎乎自幹而敷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
裏不至乎相違豈非合彼已於一源貫幽顯而
同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共謂先覺者為後
覺之資彼絕物者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開
晃耀於蒙昧出荆棘於平夷的然顛末之無舛
二子亦有立於斯時即所應之有
證尚安得以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

金谿宰王有大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六月癸

丑楊簡為記 云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
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

心即道安親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
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
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
敬禮是非智仁義禮智愚夫愚婦咸有之豈特
聖賢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
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通無方倏焉而視又倏
焉而聽倏焉而言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
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舉天下萬古
之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
七十子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谿
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無自棄意慮微起
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
萬善自絕百非雖無私為昭明弗遺二陸先生
撫州金

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
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
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雜說簡嘗親聞先生之
言自謂其童幼時聞人誦伊川先生語自覺若
傷我者性質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破學者於
窘宅開聖道之夷逾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說
於胷中持萬說於胷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
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
百川之東矣簡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
簡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
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
天地日月鬼神同王令君有大因邑人崇敬二
君子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簡為記
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簡雖無所似灼知
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人心不容穿
鑿其說以惑來者乃起敬起恭而書其略云

冬十一月王有大帥邑寮來祭

輓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

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軻齊獻替心彌切
藩經政可稽儒宮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九日壬申奉先生之柩葬于延福鄉朱陂之下

距妣饒氏孺人墓為近

一云葬于鄉之永興寺山

門人奔哭會葬者以千數詹阜民祭文

略云天縱夫子

以淑其徒爰暨子思須臾不離孟軻親受厥緒
是承卓哉先生能自得師玩其遺編獨識其微
探原自天立其大者操而存之造次弗舍日漑
月培充實光輝奔走學徒四方如歸先生設教
固亦多術其要使人反躬務實一洗世習詞說
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之善端既著日用不窮

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楊簡祭文

略云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然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

俯察乎下先生隕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先生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斲思

袁燮祭文

略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排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

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於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茲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曾先生教之如橐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

足履視明聽聰式全其大不淪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云云

傅子雲祭文

略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易知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

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沒學絕功利橫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啓于家訓或得于羣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辨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歸于有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于上帝可久可大道實簡易儻正偽之不辨而先後之舛施則已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

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
吾先生即同辨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
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
納諸溝斯學斯志魯不一施今則已矣孤矢不
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
遂今則息矣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書
索著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
矣問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
云矣云

周清叟祭文

略云天為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
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繞繳而

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
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

包遜祭文

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微
先聖秘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

積仁熟功熙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
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伊之任幾聖之時

包揚作先生贊

云辭蔓蝕真會當一正割百家
偽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

命一洗佛老
的傳鄒孟

紹熙五年甲寅春二月十六日楊簡狀先生行末

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安得而知之簡雖凡下
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舌
所能贊述所略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
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
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
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
生之心與萬古人心一貫
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也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貴溪宰劉啓晦建翁立先生

祠于象山方丈之址

自立祠後春秋致祭惟謹臨江章茂獻為記宰朱文

公門人也於是先生門人約以歲正月九日登山會祭

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先生長子持之伯微編遺

文為二十八卷外集六卷乙卯楊簡序

略云易曰百姓

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許偽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

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為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

開禧三年丁卯秋九月庚子撫州守括蒼高商老

刊先生文集于郡庠

跋云洙泗之教憤悱啓發鄒魯之書困衡作喻此學久矣

無傳獨象山先生得千載之下最為要切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黃鍾太呂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秘其可
以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游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為州鄭卿愧於簿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儻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為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衍季悅編遺文成傳子

雲序 略云先生生於孟子沒千有七百餘年之

實理而不奪於浮偽精別古書而不惑於近似
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故一
時趨隅以聽者莫不油然而悟良知良能至明至
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
與堯舜可為不自棄自暴之志回視曩之蔽於
支離浮偽之說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
而灼見夫在荆棘泥淖者之為陷溺也蓋先生
長於啓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
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既沒
斯道之任在已病浮偽之害正渝實救焚拯溺
如已隱憂撲燄障流厥功彌大故民彝帝則
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九月戊申江西提舉袁燮刊先生文集自為序

云天有北辰而眾星拱焉地有泰嶽而眾山宗
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
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
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徹融會美在
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
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
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
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此
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
信謂道為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為邈而不知其
近求之愈過而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
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
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歧望聖
賢如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

皆足以敷縈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
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
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
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
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
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爨識先生於行
都親傳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
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
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歟先生之
沒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
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闕略先
生之子持之伯微衰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為
刊于倉司流布寔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
遍言近而指遠雖使聖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
茲其所以為後
學之師表也歟

東澗湯文清公鵝湖祭文

嘉定八年乙亥冬十月二十九日奉旨賜諡初嚴

請諡到狀云故荆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
為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千百輩
今其遺文流布海內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
蓋其為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僞揭諸當
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
向者視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乃今知與我同本
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
病先生之功偉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
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謚號未加識者謙焉云
本州備錄申聞乞指揮施行至是奉旨賜諡

嘉定九年丙子春三月十七日宣教郎太常博士

孔熅議謚

議曰學道以聖賢為師聖賢遺言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

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闕域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則又恭而安皆取諸此也自軻既沒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徇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卒付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脩明其學友求諸已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與公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長者則

其小者不能奪信能如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向既定明善克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逮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所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已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禦護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途如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繇其推是學以為文則辭達而不事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爾工施是學於有政

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寮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羨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宜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疑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學乎抗志弘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謚曰文安於義為稱謹議

冬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考功員外郎丁端

祖覆謚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之盛者也夫六經厄於秦而士以

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是誇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於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記禮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學為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本始暴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牝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又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資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

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
天性者惜乎不能盡以其所學見之事業立朝
僅丞監旋卽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
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
迂闊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
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政處事實
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循乎至理
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千
百一人而已奉常諡以文
安誠未爲過博士議定謹議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諡文安撫州

州學教授林恢告祠堂賜諡文

云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躬

行著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請諡郡聞于朝訂議太

常諡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諡文

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揚厥旨以覺後

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
聖相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藜塞公實任
道手開東明排斥浮僞吾道砥平建而告后志
在經邦退而牧民時稱循良天不憖遺山頽木
壞惟有文辭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
謚易名達于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
名世世烜赫象山之學萬古
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九月甲子袁燮作金谿邑庠止善堂記

略云乾道淳熙

間象山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
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以啓告學者皆

日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
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於所居之金谿今邑之
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
耻為世俗之學蓋其源遠矣

理宗紹定二年己丑夏四月江東提刑趙彥誠重

脩象山精舍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鶩彥誠壯歲從慈湖游慈

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陸先生云胡不
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觀
先生與學子帖有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
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學是未
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
二字禪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山
空屋傾將遂湮沒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
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

日思乃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
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深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
流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己亥江東提刑袁甫廣微

建象山書院于貴溪之徐巖先生祠侑以揚敬

仲袁和叔初先生本欲創書院于山間拜命守

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陽相地得徐巖近邑而
境勝坐已向亥傳季魯聞而譏之曰書院為講
古習禮之所而先聖先師北面學者南面而拜
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已申聞
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
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

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邈山峯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聖之遺響警一世之聾瞶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內事與分內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俶與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文

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人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

冬十月己未袁甫刊先生文集

略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

刊于江右甫將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所謂彝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常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甫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寡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贅述姑誦所聞附于卷末

十一月朔袁甫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告先

聖文云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

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闢教象山學

者師尊之而歲久祠祀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惕

然大懼遂卜地於貴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

山長俾承學之士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

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上繼先聖之統

緒也甫職守攸縻弗皇躬詣祠下心以告矣

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云

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未識本
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
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
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咸集

溢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

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其親者既已

格共子職而伯叔之間自為師友梭山復齋皆

為一時文人而先生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

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為師發明本心嗣續

遺響以大警後學之聾瞶天下以為真孟子復

出也言儒釋之異趨謂釋氏為私吾儒為公釋

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網常所關尤為之反覆
致意泊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業
斯世深望焉而媚嫉者沮之雖一斥不復浩如
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為堂長主教遠近學者
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脩書院之外左
方廢寺之法
堂以處之也

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以尚書省劄壽

頃和仲跋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秘開警羣迷迂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于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楊先生潔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轟于以昌我宋文明之治云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袁甫作象山書院記

略云

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既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教易名文安庸示褒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潔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遐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

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秋七月辛未日金谿宰天台陳詠之建象山書院于邑治之西傳子雲記

初二陸先生祠堂既立宰以祠右有隙地

高爽乃連薨建書院買田養士申臺郡禮請傳季魯主教以發明先生之學始至講道聽者甚衆士風翕然向善記略云象山先生稟特異之資篤信孟子之傳虛見偽說不得以淆其真奪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慾者惕焉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然就說膠溺意見者疑然正反莫不知足自知仁足自守勇足自立猶出珠璧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脫鴻鷗於密網而游之天衢挾浮雲之翳日

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視也豈天
以啓悟斯人之徒俾先生微覺其天與之善非
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速之效固若是耶惜
乎天嗇之年志旣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見往
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
著誠息僞興起人心亦可謂有光於孟氏矣

理宗皇帝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旣望泉使陳瑛

刊先生語錄自爲序

云孟子沒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採然

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
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羣心詔後學其教不務
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
塵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濯如知心之卽道
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
立阜之嵩華歟頃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茲湖

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治道由書院瞻
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
入梓咸以爲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錢勒焉或謂
頃日近世儒生闡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搜
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子之所得不
甚解約乎頃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
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錄而刊猶
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
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
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青田陸氏來自邯鄲

其四世諱道卿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於家
家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
素無里產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
總家務次九叙治藥療次九臯授徒於家塾以

東脩之具補不足率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於貴溪之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儒門州縣以其義聚謹具表進

淳祐二年壬寅秋九月勅旌陸氏義門

皇帝制曰青田陸氏

代有名儒在謚典籍聚食踰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曩微惟爾能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勅旌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

青田義門家長陸冲進謝恩表

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廊廟九

天申命勅書復昇於門間乾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脩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謨以來至

我宋彭氏程而下懷終始羣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既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室之間詩禮相傳饗殮合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却邑爭先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恩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需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處唐虞之治比至可封土遵洙泗之傳里仁為美遂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云

淳祐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門閭

初淳祐五

年九月漕使江萬里奏撫州金谿青田陸氏義居十世閭門雍肅著于江右是為淳熙名儒文

達文安之家揆之令典蓋表宅里以勸風化里士合辭以請于郡郡下之邑耆老子弟具以實對越三歲未報後漕使曾頴茂再剡上事下有司考狀諏律僉謂宜俞所請於是承相白上可其奏是日命始下撫州守趙時煥大書曰道義里曰旌表名儒之家令刻石于門

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恢撰旌表門閭記

云略

門閭之高不惟其人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知至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其在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

立更剏祠堂增葺書院

初三先生祠與槐堂異處乃命王宰以七月六

日鼎剏新祠于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焉記略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祠于學宮者其風化之所繫歟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宁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

秋九月葉夢得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

于郡學之東以袁燮和叔傳子雲季魯侑

淳祐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恢撰三陸先生

祠堂記

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

無而僅有歟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固皆近道矣若乃論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為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大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脩整備禦湖寇之侵執紀綱肅而橐弊之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興起然而為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

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彼世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已就實以課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已之妙其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為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

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
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避為善之任者非敢奮
一旦之決信不敏之意而徒為無忌憚大言也
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
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
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
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采學者輻輳先生明於
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
其膏肓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為多
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
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
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辨歟且道義之門
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立異門戶乎故其說
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學者惟理
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魯
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

戶與人為私尚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
隱遁天地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已人與天
地並立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
生之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謂之別
為一門何耶釋氏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
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
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
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為不守正道
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禪伯真為太
崇無此迷惑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
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說亦明矣而或者
指以為禪學又何耶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
考究磨鍊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際終
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候以考曆數
因笛聲以知律呂復齋嘗問其用功之處則對
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日所明

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窮於方冊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為學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為學即是讀書而以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反說為證以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虛說為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常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已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順此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為教哉抑或謂其惟務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魯不知其有曰惟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而禦之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者則如彼

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謂其惟尚捷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會不知其有曰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其嘗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即此是實學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矣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略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圓活混浩流轉見其所造深而所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荆門惟其以正人心為本而能使治化孚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答箠不施雖如吏卒亦勉以義此乃識者知其有在於刑政號令之表而周文忠

以爲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又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域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曰小補者亦其所優爲也孰謂其年僅踰中身而止知命哉溯其旨與梭山未同者自不嫌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其說於鵝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箒之時則亦無間然矣逮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進先生之文卽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諱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諱文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

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卽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翰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四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庭內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歟左侑以袁公燮以其爲先生之學而嘗司庠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侑以傳公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傳公之傳而象山者也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象山陸先生年譜卷下

終

文安陸夫子沒門人高弟日遠而年譜猶缺友人
李子愿恭伯始哀彙歷年相與討繹稍備然未敢
定浮湘至衡得劉君應之嘗從傳曾潭學者栢純
父游聞象山語恨莫得詳見是欣然悅亟請傳於
來世愚謂時多尚談說而文安教人務在朴實自
求故希專門者或且隨聲是非盍徐待其定應之
對曰人心大同若此及覩是編可百世俟聖人而
不惑遂題其論反復叅訂質諸先覺遺老以成其

美志豪傑之士聞而興者殆將有考於斯文應之名林其先代陽朔人今居南嶽趣尚古雅併識其後寶祐四年丙辰孟冬朔後學南城黃應龍敬手拜書

道無在無不在也陸安文公曰建安無朱元晦青田無陸子靜朱文公曰南渡以來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而已道果二乎哉皆所以明孔孟之道也特在乎學者會歸而自得之者何如爾

朱文公文集年譜久矣竝行陸文安公雖有文集而年譜獨闕焉寶祐乙卯秋中因訪諸令君黃立軒欲搜遺文以補其闕而立軒出示李君所集藁本適契此心細加校定刻於家塾始於是年之冬訖於丙辰之春僅成全集以與學者共欲觀朱陸請質譜後學劉林拜手書於卷末

右象山先生年譜一卷爲當時門人所集弗傳於世久矣應祥巡歷撫州謁先生墓得抄本於其後

齋訛闕漫不可讀乃取諸家文集語錄命新建學生齊昇校正之遂刻焉夫世之論先生之學者不曰太直截則曰近於禪以故凡先生之書皆置而弗看以愚觀之先生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者非先生之言也孟子之言也而槩以直截病焉則孟子不足法歟先生嘗與王順伯書曰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則先生於儒釋之辯可謂

嚴矣且所謂禪者以虛無寂滅爲樂無所事事者也先生在勅局治荆門其施爲明效亦略可見禪者固如是乎是蓋未嘗細讀先生之書而惑於傳聞者之過也學者試取是書而虛心以求之當必有知先生者矣嘉靖甲申秋八月朔旦後學吳興顧應祥謹書

重刻象山先生年譜跋

道統之傳有自來矣肇之唐虞堯以是傳之
舜歷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孟軻沒不得其
傳焉有宋象山陸氏起于千五百年之後而
學先立大實繼孟氏而得其傳者後世不得
其說互和雷同詆之爲禪其亦無足怪矣姚
江夫子爲之辨之旣又釐其全書刻于荆門
以俟學者之自擇其有功於斯道也猗歟休

象山年譜後跋
四
哉中丞吉陽何公得緒于姚江者也來撫江
右慨然以明道開來爲己責以金谿爲先生
梓邑其成書刻于郡邑者已就湮誤頌之荆
本命相刻于是邑視姚江之功一也然年譜
一書又先生終身履歷之詳前刻未備者相
乃爲之重刻而與學諭劉君應魁司訓胡君
良璠張君汪暨諸生劉初孔東儒王救辜彥
卿黃文豹詹鷄輩校其舛訛詳其提分以爲

成書噫後之學者不必觀其全刻而以此求
之則亦可以信道統之有在而於學也其庶
矣

嘉靖己未九月甲子知金谿縣事後學晉江
張喬相跋

象山年譜跋畢

